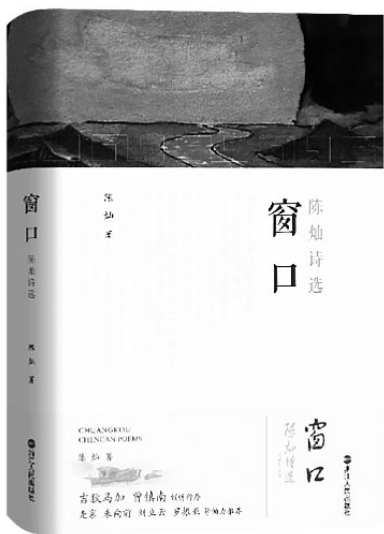


诗人陈灿： 从军旅歌吟走向政治抒情

□涂国文



有着“战士诗人”之誉的诗人陈灿，继推出《抚摸远去的声音》《陈灿抒情诗选》《怀抱受伤的时光》《士兵花名册》等诗集之后，2021年7月又出版了新诗集《窗口》。诗集收录诗人100首长短不一的诗作，共分“长歌：起锚解缆”“喊碑：锻山铸魂”“淬语：锤字炼句”三辑，以此作为诗人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献礼。

陈灿诗歌是独特的。中国当代诗坛，以西方现代诗歌艺术为师，已然成为一种潮流，在很多诗人诗作中，都能看到布罗茨基、米沃什、托马斯·帕慕克、辛波斯卡、曼德尔施塔姆、策兰、卡佛、菲利普·希尼、萨巴、阿米亥、佩阿索等诸多西方现代诗歌大师的影子。陈灿诗歌则不然，它当然也接受了西方现代诗歌艺术的滋养，但追溯其诗歌艺术的源头，无疑应是中国诗歌和革命诗歌这两大诗歌艺术传统。从书写题材和表达激情上看，陈灿诗歌，倒是与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风格有着某种相似，依稀有着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影子。

作为一名诗人，陈灿有着这样三个独特性：一、他是一位时代造就的诗人，一位与时代有着高融合度的诗人，一位以书写时代、讴歌时代为使命的诗人；二、他是一位主旋律诗人，一位对党、对祖国、对军队、对人民、对生活满怀赤诚、忠诚不渝、信念坚定、热血柔肠的诗人，一位“握赤子之笔”（《中国朝前走》），热忱谱写党的赞歌、祖国赞歌、英雄赞歌、人民赞歌和生活赞歌的诗人；三、他的诗歌，激情饱满、铁骨铮铮、大气磅礴、雄风浩荡，具有一种崇高豪健的审美品格，一扫中国当代诗坛的萎靡、低沉、碎屑、“小我”之气。

纵览陈灿四十余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他的诗歌，体现了三个“变”与“不变”。首先是“变”。陈灿诗歌的“变”，主要表现为：一、由“军旅诗人”向后军旅阶段“政治诗人”的流变，在诗歌书写题材上表征为由战地诗歌向政治抒情诗的流变；二、由个体生命史的书写向民族史诗书写的流变，在诗歌书写内容上表征为由书写自己的军旅经历向书写党史与共和国历史的流变；三、由微观叙事到重建宏大叙事的流变，在诗歌美学风格上表征为近年的诗歌比早年的诗歌更汪洋恣肆，更气势恢宏，更自由奔放，更具时代特色。

陈灿早年的诗歌，主要基于一种战士身份的抒写，如“喊碑：锻山铸魂”“淬语：锤字炼句”两辑中所收录的大部分诗歌，皆篇幅不长，属于中短诗或微诗，抒写的

是忠于祖国、缅怀战友、礼赞英雄的老兵情感。脱下军装后，随着人生角色的变换和视野的拓展，他的诗歌创作，步入了更加辽阔的崭新天地。诗歌书写内容由军旅生活和军旅情感，转向了更为辽阔的中国历史与社会，诗歌视角也由仰视式变成了鸟瞰式，“高翔远翥在时代的群山之巅”（曾振南《论陈灿的政治抒情诗》），如“长歌：起锚解缆”一辑中的诗歌，格局更见开张，气势更为恢弘。

陈灿诗歌，是热血与忠诚铸就的华章。他的大量诗歌短制，如《出征酒》《战士是一个动词》《轻轻喊你》《士兵花名册》《提起祖国》等诗，都情感浓郁、凝练精悍：“提起祖国/我那山河般起伏的胸膛/就熊熊燃烧着三团火焰/——没人看见我小小的心里/装着党旗国旗和军旗/祖国，祖国就是身旁那绵延的边境线/就是我中弹倒下时/死死搂在怀中不愿松开的/半块活着的界碑”（《提起祖国》）。一首短短九行的小诗，其凝结的沉郁炽烈的爱国情感，其蒸腾的崇高悲壮的现代诗美，具有一种直击心扉的艺术魅力。

然而，由“军旅诗人”向着“政治诗人”完美嬗变后的陈灿，其近年创作的一批具有史诗特质的长诗，如《中国朝前走》《中国在赶路》《从春天到春天——致敬美丽中国》《涨满热血的河流》《航迹——写在南湖红船边》《一把剑梦想出鞘》《中国海》《窗口》等诗篇，因其融政治与艺术为一炉，谱写了一幅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巨卷，在诗歌艺术上，登上了更为奇崛的险峰，获得了更为崇高的价值：“一首前无古人的诗在走着/一直走了二万五千里/才走出一首诗的题目/叫作——长征”（《中国朝前走》）。

诗集中前有序诗后有尾声，共13个章节380行的同名诗歌《窗口》是陈灿最新的创作成果。陈灿利用近一年的业余时间，完成了这首“情感充沛、风格鲜明、思想性艺术性高度融合的诗作”（吉狄马加《为祖国和生命歌唱》）。“我的诗是一行行开往春天的高速列车/这扇窗就是展示中国盛景的重要窗口”，印在诗集扉页上的这两行诗句，昭示了诗歌的主旨。

诗歌以“窗口”为诗核，展开狂荡的联想与想象。第一章一开首想象自己“站在东方之巅遥望着东方的东方”，为诗歌获取了一个鸟瞰式视角。紧接着一句“一条大河推开两岸透迤的群峰/如同推开一扇以天地为框的窗口”，既切题，又为推出诗歌主旨作了铺垫。接下来的各章节，分别联想起西湖之窗、故乡老屋之窗、新时代之窗、语言之窗、春天之窗、南湖红船之窗、唐诗之路之窗、创新之窗、变革之窗、旅游之窗、心灵之窗和世界之窗等，为诗歌交织出一个纵横错杂、瑰丽辽阔的艺术时空，抒发了诗人激情难抑、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流变的是诗歌创作风格，不变的是灵魂深处的军人血性和战士情怀，是对党、祖国和人民无比的热爱与忠诚，是对诗歌艺术的执着坚守。作为一名经历过血与火洗礼的“战士诗人”，“他的诗魂意境打上了永不磨灭的军魂的烙印”（曾振南《从祖国大地上的生活之窗放飞的歌》），“他诗篇中洋溢的，永远是对祖国最深的忠诚，对党的无限深情，对生命和美好生活的真诚热爱”（吉狄马加《为祖国和生命歌唱》）。他的诗歌，具有一种远离矫饰的真、一种质朴深沉的爱、一种长剑在手“战士美学”，是一种与现代诗歌艺术完美结合的主旋律诗歌。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人生的挣和脱

——读路遥《人生》

□严寒

“好好个娃娃，怎突然学成了这个样子？”

“一天门外也没逛，斗大的字不识一升，倒学起文明来了！”

“卫生卫生，老母猪不讲卫生，一肚子下十几个价胖猪娃哩！”

这是路遥《人生》中的第六章开篇。刘巧珍刷牙成了高家村的重磅新闻。大家纷纷围着看新奇，挖苦她，笑话她。

高家村的水井，脏得像烂泥塘。井底上是泥糊子，蛤蟆衣；水面上漂着一些碎柴烂草。高加林和刘巧珍到城里去买了漂白粉撒进水井。所有的人都用粗话咒骂他们，说他们是想要了全村人的命！

这就是贫穷落后的山村。

高加林长相英俊潇洒，聪明又勤奋，还会拉会写会打篮球，偏偏考不上大学。回乡当了代课教师，表现相当出色。偏偏三年后被人家取代了岗。

人生总是在“偏偏”中推进。

高加林拼命干农活，希望把自己的身体摧残到极点，来淡化内心的苦痛。他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刘巧珍的出现，像一根火柴，点亮了他萎靡的精神。这个善良又美丽的姑娘，大字不识一个，却有着不一样的思想和追求。她爱慕高加林，火一样热烈水一样温柔，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任何事情。那份温柔和美好，让高加林心动不已。

爱情固然是甜蜜的。但乡下人的头衔，给高加林的刺激是巨大的。他接受村里的照顾，拉架子车去城里的厕所掏粪。要拉一车粪，他要找遍城里的粪池。遇上粪霸，他被粪勺砍背。他被高中同学克南的母亲一再地辱骂。他曾经去过同学家两三次，同学的母亲完全不认得他了。他忍忍，忍受着城里人的居高临下。他多么渴望摆脱命运的捉弄，有一个正经的工作啊。

高加林终于有了一个机缘去县城工作，虽然它得到的途径是不光明的。刘巧珍憧憬着他们的未来：加林在外工作，她在家带孩子。想他们了，可以带着孩子去看加林。

高加林带着勇于牺牲的精神，风里雨里采访，没日没夜写通讯报道，很快在小城有了声名。在小城当广播员的高中同学黄亚萍开始追求他，并允诺要带他去省城发展。

高加林觉得他和黄亚萍更有共同语言，也能有更好的未来，于是和刘巧珍分了手。此时，他的良心倏地不见了。



黄亚萍则和爱她已成习惯的克南挑明了关系。克南母亲无法容忍，写信告发了高加林。

高加林希望的那种“桥”根本就不存在，出现在他面前的只是斑斓的彩虹。他兜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回到了那个贫穷愚昧的高家村。

他以为高家村人的口水会把他淹死，没想到大家反而安慰他：“天下农民一茬子人哩！逛门外和当干部总是少数！”

“咱农村苦是苦，也有咱农村的好处哩！”旁的不说，吃的都是新鲜东西！”

“慢慢看吧，将来有机会还能出去哩。”

那个坚强地选择活着的刘巧珍，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她一再恳求村里去公社做做工作，让高加林做一名代课教师。

乡村，这个让高加林一直想逃离的乡村，以淳朴宽厚的胸怀，包容着走了迷途的孩子。

“我的亲人哪……”小说在高加林这句沉痛的呻吟声里结束了。

我的心，也发出沉痛的呻吟。

人生，确实需要挣脱。当命运交给我们一副烂牌，我们不能干脆把牌撕烂，而是要想法子改变局面，逆转牌生。不屈从命运，和命运抗争，是一种精神。就像高加林，他身上的这股劲，如黑夜里的光。但我们挣的是命运，脱的不是良心。正如一辈子爱做好事的德顺老汉所说，“你把良心卖了！……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亦如高加林父亲的谴责，“甭看你浮高了，为你这没良心事，现在一川道的人人都低看你哩！”

假如高加林没有脱了良心，他的人生就拥有了另一派情景。

可是，生活永远没有假如。